



## 编者的话

温柔与滚烫如两种并行的力量，将我们再一次冲到岁尾。温柔，让我们在这一年中学会照顾脆弱、接受现实；滚烫，则是我们努力追赶世界、不肯熄灭的梦想，还有那颗怦怦跳动的心。本期，5位青年的故事中，有没有那个在2025年努力前行的你的影子？

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中国青年作家网，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五月  
编者

## 暖的，烫的，都是滋味

蔡伟(25岁)

四川省古蔺县职业高级中学校教师

2025年又将匆匆过去。这一年，于我而言，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有许多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和那些偶尔滚烫人心的时刻。回头想想，全是实实在在的成长。

每天早上一睁眼，最惦记的还是食堂那碗古蔺面。食堂师傅端来面条，我熟门熟路地加辣椒加醋，油辣子的香气扑鼻而来，呼噜噜吃下去，浑身都暖和了。来古蔺5年，早就把这儿当成了家——说话时不自觉带出几句方言，每一餐都离不了白水菜和糊海椒，就连走在街头看熟悉的风景，都觉得踏实。初秋又换了岗位，得知不再当班主任时，我像卸下一副挑了很久的担子：心情挺复杂，舍不得和学生们相处的那些日子，可也松了口气，因为我能有更多心思和精力做自己的事。

这一年，总在老家和古蔺之间来回。每次回去都会把古蔺特产装满后备箱，一份一份分送家人，回来时又把老家的五香花生、西瓜、枇杷往古蔺带，和朋友们分享。大家都夸我会挑，可我心里清楚，这来回奔波，藏着对家乡和对古蔺最深的感情，当然，古蔺还有我舍不得的人。

这一年，那些不期而遇的相聚格外暖心。和来古蔺培训的大学老师见了一面，5年未见，她沧桑了些，笑着说我也“像个老师样了”；跟3年没见的高中同桌在长江边小聚，聊着当年的喜怒哀乐，仿佛又回到了高中时光；在成都和老朋友吃了顿饭、散散步，说说心里话，那些忙碌日子里的疲惫，好像都被这短暂的陪伴轻轻吹散了……这些细碎的相聚，没有刻意安排，却成了寻常日子里最柔软的光。

这一年，吃了3次“滚烫又特别的面”——面试。每一次都带着不一样的心情，虽然都没能得偿所愿，但每一次经历都让我明白，人生就像赶路，不用急着要结果，只要一直往前走，总会遇到新的风景。

这一年，在春寒料峭的时候，送走了一位亲人，心里酸酸的，但也渐渐懂得，离别是成长里难免的一课。只是感慨，一代人的痕迹，就这样被时光轻轻擦去，静悄悄的。

这一年，加入了四川省作协。18岁立下的目标，在7年的跋涉后终于抵达。

这一年，去甘肃看了祖国西北辽阔的风景，脚步更是常在古蔺的山水间走走停停。

……

回望这一年，没什么惊天动地。它是由一碗面条、一场告别、一次重逢、一场旅行这些琐碎片段拼接而成的。它暖的时候，像冬天里的太阳；烫的时候，像刚烧开的水；凉的时候，也会像夜深独自醒来摸到的另一半空床。

可这就是日子，寻常、真实。

水开了，我给自己泡一杯古蔺的建新茶，水汽氤氲了办公室的窗户。茶叶的味道一般，但经得起冲泡。就像这一年，普普通通，却耐得住回味。

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食堂的古蔺面照常热气蒸腾。路还长，脚步不急，也不停。暖的，烫的，都是滋味。日子寻常，便好。2026年，愿一切皆安，愿国泰民安。

但我还是会常去楼下的饺子馆，并非因为家饺子有着力压整条街的美味，而是

因为下半年，去山区调研时，我和同事挤在

冯嘉美(24岁)

晚上的浴室的灯罢工了，我急忙联系房东。她马上回话，明天就来处理。第二天来的是房东的表妹，我喊她阿姨。维修师傅的时间错不开，而在我租房前，阿姨住在这里，房子里的一切都经过她的手，自然，她也懂得如何维修。房东拿出早就买好的灯泡，阿姨把她安上去，一按开关，比之前更亮，照亮了我们三人的笑容。

阿姨笑着说，感觉你好多了！我点了点头。比起初来乍到时畏畏缩缩、臃肿迟钝的样子，现在的我确实好了很多。阿姨问我，中饭在哪吃？我说，“就在楼下饺子馆。”“也不能天天吃饺子吧！”她把我拉进了社区食堂的点餐区，一顿饭有荤有素，比我在路边吃能便宜6块钱，对打工人们来说，这已然不是需要聚沙成塔才能看见的便宜了。

所以我时常向同事推荐他家，只是宣传效果并不显著，他们还是喜欢去公司食堂，哪怕路途又远，排队还长。

我们调研的地方，当地特产是一种苹果，切开后能看见明显的五角星，甜度是平

生也无妨。“没事，那就画一年吧，明年画，后年也画，人不就是一年接一年过嘛。”我回答着，但是婚纱的鞭炮已被点燃，一片低沉轰鸣，朋友没听到我说话。

唐卡的学习有些进步，我用铅笔划过纸面，从铅灰晕开的宇宙中找到了和外公对话的方式。他在异世界的那头，和儿时记忆里无差，期许地看我。我意识到，进步的，好像还有我的心态。

进冬，唐卡的进度堪堪完成十分之三。家中请客，每个月路过画前的人都会舌点点评：咦，还没画完哪。他们问还要多久，我说等画完的时候就知道了。议论声抛过来，字句汇成小小的湖水，我跳了进去，发现外公也在湖水里。他跟我说20多岁的年纪被泪水围绕很正常，他要我允许平坦大道上凭空出现的斜坡，也要允许日子能缓慢温柔地迈过。跳出湖水，父母要我给出一个答案，“你还不快点！”我问，快点做什么？快点完成所谓任务后又应该做什么？人的每一年并不是可以立马跳过的关卡，我细数，我珍重，每分每秒走过的瞬间。

天气与寒冷交手，我背上画板，走在宽阔路上。风不留情面地吹过，呼出的白气呈迷雾状现在眼前。隐约间，我看到外公在前方说：“小囡，慢慢来。”我路过他，迎到阳光，温暖于我身上滋生，一年又要尽了。

徐嫣然  
武汉大学博士生

母亲来了的这一天

子可以窝着看书，夏天有枝叶光润硬挺的绿植可以给眼睛乘凉，这是一种自得其乐的秩序。

母亲有她的秩序。一尘不染的地板，透亮的玻璃，架子上收纳整齐的植物。有时我会想，早在我意识到她在试图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之前，我已经深深侵入到她的秩序之中。那时她还很年轻，刚开始工作，搬到新家，我突然从她空间的深处出现，而且拒绝离开。她试图用安置植物的方式安置我，或者像她小时候喂养的小鸡、兔子那样对我，但我不老老实实吃食，滚来滚去，不肯在她计划中的任何一个位置停留。

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不断被打断的秩序和节奏之上。尤其是在我发现我们有着相似的性格之后——习惯提前思考突发事件和制定计划，讨厌被打断。我总会忍不住去想她当时是如何面对幼小而不会说话的我，随时需要吃饭、睡觉，长期地需要她。她第一次离开我去工作时，我觉得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不理周围所有人而嚎啕大哭直至精疲力竭。傍晚她急匆匆回家就获得了一个不理人的我，晚上却又用浑身力气紧贴在她身上不愿意有丝毫空隙，不给别人分开放我的任何可乘之机。随着我有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性格，我很少再按她的秩序生活，不是阳奉阴违就是拒不听令，我们之间的碰撞也越来越多。后来，我明白这种碰撞竟然是源于相似。

我们是不断拔河的两方，一开始她的力气过大，我委委屈屈缴械投降；然后我们旗鼓相当，互不相让；有一天我拉动绳子，突然发现另一端的力量似乎正在消失，我没有丝毫惊喜，反而满心恐惧——我握住这根轻飘飘的绳索清晰感觉到摧枯拉朽的时间蛮横地替我们判定输赢。所以我不再“拔河”了。比赛的另一方变成了时间，我和她回归了亲密无间的阵营，即使我们隔着1000多公里的距离。

母亲回去那天我去车站送她，她拎着两个空荡荡的箱子，什么也不肯带走。即使我很早就知道她回家的日期，分别这一天仍然感到很突然。

我们在陌生的小区手牵手散步，去菜市场边商量办法选购我喜欢的蔬菜，在商场就审美差异而彼此嘲笑……这些时刻我都觉得很自然，像发生过成百上千遍。扎两个羊角辫的小女孩认错了人，奔跑着上前抱住了她的腿，又在发现自己的错误后一言不发地跑走。我哈哈大笑，她问我记不记得小时候也认错人、走丢过。我其实记得，也记得发现自己跟错人之后站在原地一言不发地跑走。

我们在陌生的小区手牵手散步，去菜市场边商量办法选购我喜欢的蔬菜，在商场就审美差异而彼此嘲笑……这些时刻我都觉得很自然，像发生过成百上千遍。扎两个羊角辫的小女孩认错了人，奔跑着上前抱住了她的腿，又在发现自己的错误后一言不发地跑走。我哈哈大笑，她问我记不记得小时候也认错人、走丢过。我其实记得，也记得发现自己跟错人之后站在原地一言不发地跑走。

离开家之后，我开始感知到自己对空间的占有欲。或许更小的时候也存在，只是仅仅表现为同桌之间的楚河汉界。住寝室时在尊重其他生活习惯的前提下，我可以自由布置“上床下桌”所隔绝的空间里的一切，开一盏足以将小小空间照亮的台灯，看闲书，复习，听一段喜欢的音乐，按心意摆放杂物和文具。独居后，一向对家居毫无兴趣的我突然感受到了摆弄空间的乐趣。我像一只蹦蹦跳跳的乌鸦那样为自己寻觅闪亮的小东西，那些生活中遇到的能让心绪轻轻飘扬片刻的小惊喜。进门后的空间不会是泾渭分明般的整齐，但足够宜居，冬天有毛茸茸的毯

从容、眼中有神。而我上班时，写字楼的电梯还没开始分层限楼层，下班时，街边卖烧的老板大婶都已走得干干净净。

我细细品味那块寓意开心没烦恼的蛋糕，默默许愿，愿自己也能早日被成功捧在手心。我也很感谢超哥，在我还是灰头土脸、与光鲜完全绝缘时，他愿意并记住我的生日，那两杯星巴克是这一年里我必须要用双手托住的滚烫。正如雷风风行的房东，常让我联想到《水饺皇后》里的房东。他们的善意细微而不轻微，足道且珍贵。原来，生活在让我折腰时早已给了足了补偿。

下楼到小区时，突然看见一株树上挂着许多金灿灿的橘子，颜色比冬阳还要鲜亮，圆润饱满，宛若蜜蜡。平时低头走路的我竟一直没有发现！它们应该很甜吧！就像我这一年的“艰难苦恨繁霜鬓”终究是在岁末酿出了几多甜意，纵然白发又增添了几根，我也原谅了这让我疲于奔命的日常生活。在橘子树下，我露出一样金灿灿的、欢笑的笑容。

五月

回南春

入春，公司交给我一个小项目。没料到父母反复的话语如魔咒附身，然后我慌张张往返于几个城市之间，往形形色色的人中撒进无数口舌，最后收效甚微。一种急躁不安啃食我的筋骨，与急功近利的对抗让浑身痒痛难耐，我形容不出焦灼的滋味——应像一只偷偷藏在家中的黑狗，眼见我倒下，便坐在我身上，我们彼此消耗着最后的精气神。我努力转移注意力集中在画唐卡上，但那定好的标准，一笔一划，一分一毫，从头顶到底，屡屡失误。挫败与愤怒让我甩开了画册，我问未画全的佛像，为何是我求不得。

我决定画完，还他与我一次圆满。

海拔4130米的文化宫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阿珍告诉我，小妹，画唐卡不是一蹴而就的本事。你可能要5年，要10年，每个数字掉在头上，都是震天动地的改变。我转身要走，可从上到下看到走来的小道，突然改变主意。

我学。

路能一点点走过来，佛像也能一笔笔画过来。

这消息传到父母耳朵里，堪比世界末日的钟声敲响。他们问我，你要一边工作一边画这玩意儿，痴人说梦。我反问，那为什么要求我一边满怀抱负追逐盆满钵满，一边要我得安安稳到一眼望尽的未来；为什么要我一边自持矜贵，一边要我阿谀奉承得良人所归。我把他们的话放在旁处，儿时扎根的催促叩响我的窗前。

窗内，我低头学习度量经。

我痛哭起来，弥补上了过去的泪水。

好像从小到大，外公是家中唯一不会催促我的人。父亲急于教会我发音时，母亲迫切希望我会走路时，他都在一旁，如山般静坐着，毫不吝啬他的期许：“小囡，慢慢来。”如同他生前等着我吃那盘扣肉一样，等到肉酸汁苦，等到斯人已去。

我鼓起勇气走进外公的房间，见到一幅画框，它高一米，宽一米，立在四四方方的空间内，成了外公的墓碑。揭开

白布，画布上只有用铅笔描绘出的普贤菩萨像，外公说它是龙与蛇的守护神。

外公曾是一名美术教师，他提过要把这幅画作为送我的礼物，祈愿我一生顺遂，只可惜疾病眼中容不下可怜的守望。

我决定画完，还他与我一次圆满。

海拔4130米的文化宫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阿珍告诉我，小妹，画唐卡不是一蹴而就的本事。你可能要5年，要10年，每个数字掉在头上，都是震天动地的改变。我转身要走，可从上到下看到走来的小道，突然改变主意。

我学。

路能一点点走过来，佛像也能一笔笔画过来。

这消息传到父母耳朵里，堪比世界末日的钟声敲响。他们问我，你要一边工作一边画这玩意儿，痴人说梦。我反问，那为什么要求我一边满怀抱负追逐盆满钵满，一边要我得安安稳到一眼望尽的未来；为什么要我一边自持矜贵，一边要我阿谀奉承得良人所归。我把他们的话放在旁处，儿时扎根的催促叩响我的窗前。

窗内，我低头学习度量经。

我痛哭起来，弥补上了过去的泪水。

好像从小到大，外公是家中唯一不会催促我的人。父亲急于教会我发音时，母亲迫切希望我会走路时，他都在一旁，如山般静坐着，毫不吝啬他的期许：“小囡，慢慢来。”如同他生前等着我吃那盘扣肉一样，等到肉酸汁苦，等到斯人已去。

我鼓起勇气走进外公的房间，见到一幅画框，它高一米，宽一米，立在四四方方的空间内，成了外公的墓碑。揭开

白布，画布上只有用铅笔描绘出的普贤菩萨像，外公说它是龙与蛇的守护神。

外公曾是一名美术教师，他提过要把这幅画作为送我的礼物，祈愿我一生顺遂，只可惜疾病眼中容不下可怜的守望。

我决定画完，还他与我一次圆满。

海拔4130米的文化宫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阿珍告诉我，小妹，画唐卡不是一蹴而就的本事。你可能要5年，要10年，每个数字掉在头上，都是震天动地的改变。我转身要走，可从上到下看到走来的小道，突然改变主意。

我学。

路能一点点走过来，佛像也能一笔笔画过来。

这消息传到父母耳朵里，堪比世界末日的钟声敲响。他们问我，你要一边工作一边画这玩意儿，痴人说梦。我反问，那为什么要求我一边满怀抱负追逐盆满钵满，一边要我得安安稳到一眼望尽的未来；为什么要我一边自持矜贵，一边要我阿谀奉承得良人所归。我把他们的话放在旁处，儿时扎根的催促叩响我的窗前。

窗内，我低头学习度量经。

我痛哭起来，弥补上了过去的泪水。

好像从小到大，外公是家中唯一不会催促我的人。父亲急于教会我发音时，母亲迫切希望我会走路时，他都在一旁，如山般静坐着，毫不吝啬他的期许：“小囡，慢慢来。”如同他生前等着我吃那盘扣肉一样，等到肉酸汁苦，等到斯人已去。

我鼓起勇气走进外公的房间，见到一幅画框，它高一米，宽一米，立在四四方方的空间内，成了外公的墓碑。揭开

白布，画布上只有用铅笔描绘出的普贤菩萨像，外公说它是龙与蛇的守护神。

外公曾是一名美术教师，他提过要把这幅画作为送我的礼物，祈愿我一生顺遂，只可惜疾病眼中容不下可怜的守望。

我决定画完，还他与我一次圆满。

海拔4130米的文化宫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阿珍告诉我，小妹，画唐卡不是一蹴而就的本事。你可能要5年，要10年，每个数字掉在头上，都是震天动地的改变。我转身要走，可从上到下看到走来的小道，突然改变主意。

我学。

路能一点点走过来，佛像也能一笔笔画过来。

这消息传到父母耳朵里，堪比世界末日的钟声敲响。他们问我，你要一边工作一边画这玩意儿，痴人说梦。我反问，那为什么要求我一边满怀抱负追逐盆满钵满，一边要我得安安稳到一眼望尽的未来；为什么要我一边自持矜贵，一边要我阿谀奉承得良人所归。我把他们的话放在旁处，儿时扎根的催促叩响我的窗前。

窗内，我低头学习度量经。

我痛哭起来，弥补上了过去的泪水。

好像从小到大，外公是家中唯一不会催促我的人。父亲急于教会我发音时，母亲迫切希望我会走路时，他都在一旁，如山般静坐着，毫不吝啬他的期许：“小囡，慢慢来。”如同他生前等着我吃那盘扣肉一样，等到肉酸汁苦，等到斯人已去。

我鼓起勇气走进外公的房间，见到一幅画框，它高一米，宽一米，立在四四方方的空间内，成了外公的墓碑。揭开

白布，画布上只有用铅笔描绘出的普贤菩萨像，外公说它是龙与蛇的守护神。

外公曾是一名美术教师，他提过要把这幅画作为送我的礼物，祈愿我一生顺遂，只可惜疾病眼中容不下可怜的守望。

我决定画完，还他与我一次圆满。

海拔4130米的文化宫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阿珍告诉我，小妹，画唐